

斑鳩潭的故事



目 录

斑鳩潭的故事.....	答申定 (1)
张字号鋤头.....	安 夫 (11)
叔伯弟兄.....	尙兰芳 (25)
老张举的故事.....	尙兰芳 (38)
石青山.....	乔典运 (49)
老药农.....	王鴻鈞 (61)
青春.....	樊俊智 (73)

斑鳩潭的故事

昔 中 定

除夕夜里，俺全家人都在忙着包饺子，談起走亲戚这回事，俺娘对我說：“梅娃呀，梅娃！你进城几年啦，就沒有去过你舅家，今年年节下，你可得去你舅家看看。”我一听說娘叫我去舅家，心里是又喜又愁。喜的是去舅家真合我的心愿；愁的是俺表哥爱我，我也爱他。去年表哥来俺家拜年，曾向我表白了愿和俺成亲的心事，我当时羞得說不出話来。这一回我去了舅家，見了他可叫人咋說哩……想到这里，我就不得不編了个瞎話說：“那斑鳩潭在深山大岙里，爬坡上岭膝盖能頂住肚子，年下可好好歇哩，又叫我钻山洞。我不去，叫我哥去吧。”我娘听我說不愿去，就和藹地劝着說：“你可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娃，已經二十四五了，連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！你哥常去你舅家，这次該你走走了！”娘說着，我一句話也沒湊腔。娘将餃子下到鍋里，又用激将的口吻說：“你要真不愿去了就我去，年节下人来客往的你可得抱住鍋台轉！”一說叫我做飯，我就頂撞起来：

“做就做嘛！年下有饅、有菜值啥啦！”娘看我犟起嘴来了，把碗往鍋台上一放說：“你翅膀可硬啦！会給娘犟嘴啦！你舅几次捎信传口地叫你去住两天，年下再不去，你舅

說，他要親自來請你哩！”我一聽說這話，嗯了一下，手脖子可軟啦。再一想算啦，去就去吧！小時候我舅待我可嬌啦；親舅如父親，心里再有為難事也得去。我把碗一放，抱住娘的手說：“娘！我去，甯惹我舅生氣！”娘一看我回了話，放開了笑臉，一手摸住我的頭髮，一手去端碗，喜得合不住嘴說：“好閨女，你去吧。你舅家有栗子、核桃、柿餅，給我背一裝子（一布袋）回來，還有，可不能和你表哥嘔氣。”娘這最後一句話啥意思，莫非她老人家已經知道了我和表哥的事！

大年初三這天，我換雙紅燈芯絨圓口鞋，提一個北京前門牌提兜，上穿紅底白格花袄，下穿黑藍棉褲，折一小枝迎春花插到頭上，迎着新春山野的景色，興致勃勃地往斑鳩潭走去。

嘿！二三年沒進山啦，變化可不小。走不上三里五里有一個山塘，溝溝都有小水庫。出了俺紅石橋公社的地界，就見一條新修的大水渠。往下一看，三里灣水庫出現在眼前。庫塘相連，綠水滿潭，魚兒翻騰，碧波蕩漾。這大自然的美，勾起我的一樁心事：前三年，我在農業中學讀書的時候，我表哥王三強給我的一封信說，他就在这三里灣修水庫時評上了勞動模範。在這個水利工程上，滲透着我表哥的汗水。沒有我表哥那樣千千萬萬個社會主義建設者，我咋能欣賞着這樣美麗的景色！想着，想着，心猛一下子和“造海”的英雄更接近了，俺倆小時候的生活又浮上腦海。

小時候，我在斑鳩潭舅舅家住過二年。那時我才八歲，表哥長我兩歲，俺倆常常在河溝里掬水當酒，挖坑蹦蛋；还喜欢垒小石堰，屯水聚潭。有一次，我的帽子不小心掉在

水潭里，他用一根竹竿，扒了半晌，才給我捞出来。逢年过节，我表哥吃啥，妯母也叫我吃啥，就是五月端阳带香袋不一样。我表哥喜欢带“料布袋”，我喜欢带“斑鳩娃娃”。后来，我表哥就喊我小斑鳩。他一喊，我就学着斑鳩两只胳膊一张，飞到他怀里，故意用嘴叨他的耳朵。每次玩罢，笑呀，跳呀。我舅見了笑，我妯母見了也笑。

解放后，我回家来上学，俺表哥那山窝里沒有学校。一九五三年村里才成立个小学，表哥要去，老师說他年齡大了，在一年級班里比小孩子高半截不好看。之后，那位老师白天教小学，夜里教民校，我表哥心灵巧，民校毕了业，参加了共青团，現在还是他們大队共青团支部委員。

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忘了山高路远，不知不觉可到了斑鳩潭山脚下。我沿着一条鋼錘岭爬五里高，繞过蜡烛峰，翻过石坡岬、大盘坡，又穿过一簇黑森森的大树林，一眼就看見斑鳩潭。我站在一个鷹嘴石上了望，斑鳩潭生产队的小山庄全部装在我的眼眶里。村前村后茂林修竹，果树成排成对；小河沟里有几道由鵝卵石修筑的挑水路，两边夹隔着篱笆，篱笆頂上搭着瓜棚，棚連着树，树連着房，要是盛暑夏天，就更好看了！斑鳩潭的山坳子多极了，层层迭迭，像通往天上的云梯，梯田埂上是一排一排銀灰色的油桐林，山风吹过，听見一陣一陣的呼嘯。从鷹嘴石上再往下看，峡谷万丈，悬岩对峙。虽然我是山里长大的女孩子，几年沒来过，也不覺心惊胆寒。我一手攀住树枝，一手按住石板坐下，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下面两个山口接連处，山泉瀑布，傾盆倒泻。在跌水坎下面的大水潭里露出两个灰色的石头，好像一对憨厚淳朴的斑鳩。这时，我猛然想起舅舅給我讲的有关斑

鳩潭的故事來：

傳說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斑鳩潭山下有一個莊民叫瑯哥，終日以打柴為生。一天，瑯哥在山上打柴，口干舌焦，喉嚨像冒火一樣。正在這節骨眼上，從山下飛來一只斑鳩，嘴嚙一椽亮水，輕輕地落在瑯哥面前。瑯哥喝了水，力大千斤，一手把斑鳩抱在懷里，一手扶着柴担，唱着山歌，飛奔到家。

這天夜里瑯哥出去担水做飯，回來就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在燒鍋。一見瑯哥回來，那位姑娘羞紅着脸說：“瑯哥，瑯哥！我就是你抱回來的斑鳩，從今往後，我要和你一起過日子了。”瑯哥听了，心里跟大旱天逢喜雨一樣滋潤。從此，瑯哥和斑鳩姑娘就過着甜蜜美滿的生活。

南王莊有個財主王大賴，聽說斑鳩姑娘生得漂亮，就想霸占她為妻，第二天將斑鳩姑娘捆綁到他家，逼着斑鳩姑娘和他成親。斑鳩姑娘念了一遍口訣，輕飄飄地從窗戶飛了出去，重又回到瑯哥家里。財主懷恨在心，想處斑鳩姑娘一死。一天夜里，王大賴手持弓箭，暗藏在瑯哥房後，在月光下看見一只斑鳩掠天飛過，王大賴嗖的一箭射去，那只斑鳩帶箭直往大跳水坎下飛去，再也飛不到瑯哥家里了。

瑯哥知道王大賴奪去了他心愛的妻子，手持鋼刀一把，殺死了王大賴，向斑鳩飛去的地方去找，去找！

我舅給俺們說到這里，又說：“村里的人們為了紀念瑯哥與斑鳩姑娘的遭遇，除了取個斑鳩潭的村名外，還在客來親往上，習慣做一碗糯米甜酒泡兩個雞蛋招待客人。”

不懂事的我，常常問舅舅：“瑯哥以後還有花媳婦沒有？”舅舅撫摸着我的頭哈哈一笑說：“傻丫頭，這深山獨

澗里，誰家姑娘愿上山哩！”現在我想起這句話，忍不住地笑了。我一个人在那鷹嘴石上憨笑，我面對着斑鳩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舅舅呀，舅舅，時光變了，你看我不是上山來了！”

這時，我腳板底下像生了風，飛也似地跑到我舅家門口。我正要直闖進門，那條“雪里紅”大狗，老遠縱身向我撲來。我一眼看准還是前幾年的那條狗，我尖叫一聲“花子”，它當下就在地上撒歡使樣。這時候，我姪母聽見狗叫，兩手在圍裙上擦着走出廚房門，對着我吃力地看着。我看姪母還怪壯實，就是兩鬢多几根銀絲。我連忙答腔，姪母咧着有皺紋的嘴，露出几个松散的牙，笑着說：“噢！是梅娃哪！你還沒有摸差門！”這句話羞得我滿臉飛紅，跑過去一把拉住姪母的胳膊，只笑着不說話。

我專門來看我舅。恰巧我舅去我二姨家了。第二天俺表哥天昏昏明就在院子里拾掇犁耙。我說：“春還早着哩，年下不多歇兩天！”表哥抬頭看了我一眼說：“嘿！春已臨門啦，你還不知道哩！”我問表哥春咋臨門了，他指着我頭說：“你夜個頭上插着迎春花來俺家，不是春臨門嘛！”我輕輕打表哥一下，抿着嘴笑起來。

初春的早上，薄霧像一縷一縷輕紗纏在斑鳩潭的山腰里。我幫着表哥一邊修理農具，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問道：“表哥，你們全家今年總共報多少勞動日？”表哥扳着指頭一算：“我娘打柴撈火家務事多，報了一百五十個勞動日；我爹喂牛、拾掇糞，活路整，全年報了三百個勞動日；我干個生產隊長，嘴說誤些工，可是我經常做小包工活，起早打黑地超點工不算啥，我就報了三百二十個勞動日，總共全家報

七百七十个劳动日。”“比着去年咋样？”我追問一句。表哥自豪地說：“咳！全家比去年实做工多报五十个，还計劃卖一口肥猪、十只鸡……”听了表哥的話，心里想，俺舅家真不愧是斑鳩潭有名的“五好之家”。心里对表哥就更加羡慕了。

吃罢早飯，表哥赶着牛，扛着犁，要到地里去試試，我也跟着去了。只見表哥头上围个手巾，衣服朴素，体格健壮，挺着胸脯，腰杆笔直笔直的，得得咧咧地犁一犁又一犁，犁完伏攪，又犁撒攪，有时是“倒墙”犁，有时又用“大轉圈”的犁法。我越看越入迷，說实在話，这比我上农业中学时学会一种农业技术原理还要喜欢。

休息的时候，我打听表哥为什么对农业技术这样熟练，表哥在田头拾起一根大柴棍，一面比划着，一面讲：

“去年夏天，县委孙書記跑百十里来斑鳩潭訪問。发现我爹会垒石堰，还会犁山地。像俺这里的地，大大小小坑坑洼洼，有‘葫芦’形，有‘牛喝水’形，又有‘三角尖’，还有‘硯窝池’，这都不算难犁，最难犁的地属那‘两头宽、一边弯、魚脊梁鼓在正中間’的地形。我爹先把两头宽的地方切成个豆腐块‘起墙犁’；中間采用‘一倒墙’犁，像蛇蜕皮样一犁一犁地剝犁到魚脊背上中間起个墙，土往两边擱；犁完之后，在斜坡上串两个地埂，就把一个歪三偏四的地块，整理成个整整齐齐的梯田。这样，年年治理，就把斑鳩潭几十个山包治理得可好看啦。孙書記一总结，还給我爹起了个名叫‘山地通’，并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‘小伙子，要好好学习你爹的耕作經驗啊！’我听了孙書記的話，細細一想，書記說得对呀！我过去在外地学過些治山的先进經驗，什么水平沟、山

簸箕、魚鱗坑等等，要把我爹这一手学来，先进經驗与老农經驗相結合，再治理斑鳩潭的山坡，速度不就更加快了嘛！”

我听了表哥这一席話，才进一步理解到农业生产就是有学問，光在书本上学技术，太不够了。这时，我望望肥沃的田地，又望望表哥，心里热乎乎的，暗暗想：“斑鳩潭呀斑鳩潭，有多么美好的土地，有多么勤恳的人哪！”俺表哥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，亲热地对我說：“凤梅，你要想学的話，我给爹說說，收你这个‘徒弟’吧？”表哥說这句话的时候，手势那么干脆、果断。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烧，低下了头，会意地笑了。我終于鼓着勇气說：“表哥，把我今年的劳动日預报数报在你家吧！”表哥听我說出这話来，先是一惊，随即咧开嘴笑了，他說：“凤梅，这样說你是答应了……”我背轉身去，沒答他的腔。

大年初五的傍晚，太阳刚刚压山，我舅舅从我二姨家回来。我以为我舅舅是走亲戚哩，誰知他給牛找催膘药草去啦。他回来說，閃过新年就要使牛，咱这斑鳩潭山高地阴，不长催牛膘用的那两种药草。我問啥药，我舅說，一种叫羊躑草，一种叫五加皮。現在不挖点灌牛的药准备着，春耕生产大忙到来哪有空哩！我蹲在舅舅的跟前，好奇地又問：“舅舅！你可見我二姨啦，俺大表姐問我沒有？”我舅舅喘口粗气說：“唉！这閨女，我还没走到你二姨家就拐回来啦！”我縮紧了眉头正要問原因，舅舅深深吸了一口旱烟說：“我知道小南坡百石尖的山壕里长那种药，誰知年內都叫小南坡大队的飼养員挖完啦，一打听我就去四十五里紅花蔓挖，在紅花蔓挖了一天，挖有二十多斤，夜里住到蔓上大队，打算

第二天再往你二姨家去看看。啊呀，多巧呀！夜里人家那个队普遍搞‘一年早知道’，家家户户预报劳动日，生产劲头可大啦。我就打消了去你二姨家的念头，忙回来看看咱们队搞了没有。你表哥年轻，当队长不会操心，年下再食玩，斑鳩潭生产落了后不行呀！”一听舅舅扯到自报劳动日方面来，我可怕啦，怕舅舅知道表哥和我的婚事，于是，我扯了个谎：“舅舅，我帮妗母烧汤去！”没等我舅舅回话，我像脱缰的马一样，跑着往厨房去了。到厨房心里好笑，好险呀！再有一时不走，舅保准问我这些事。

夜里，我妗母可热合啦，搵一搵炭火，滤两壶糯米甜酒，一来是年初五，这里习惯今夜全家叙家常，一来我几年没来，叫俺舅甥们拍拍话。谁知舅舅不知为啥却不太高兴。当俺表哥一坐到火池边，我舅就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三强！我刚才咋听东院你张二孀说，今年咱们全家预报劳动日比去年多二百个！”我表哥一听我舅问这话，脸红一块青一块，向我扫视一下对着我舅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有，有——这事。”我舅看俺表哥那样吞吞吐吐的样子，可火啦。因为我舅是直性子人，说话干脆利落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见不得说话拐七拐八的；办事是实事求是，不说那些办不到的事。

“三强，你疯啦！亏你是个团员，还当个干部哩！你没算算，全家就咱俩是整劳动力，多报三十、五十个劳动日没啥，一下子多报二百个。你当队长就不按实事求是报，队里这个‘一年早知道’不是吹牛嘛！”这时，屋里空气紧张极了，我看看表哥那种坐立不安的样子，实在替他捏一把汗；妗母更有点莫明其妙，她并不知道这内中的秘密，两只眼睛只顾在表哥和我的脸上打转。表哥更是为难地说：“爹！队

里实行小——包——工，我哪一天不超过？只要月月三十个工，天阴下雨多找活，咱爷俩……”我舅没等我表哥说罢，将烟锅一磕，站起来可嚷开了：“我能不知道多找活，还要你来指点我？超过也只能超过几十，还能超过一二百？你这不是放空炮吗？”这时候，我妯母脸一疙瘩，埋怨起我舅来了：“看看你那样，凤梅几年没有来，今年可来看看你，大年破五来看你爷们吵架哩！”妯母说罢我舅，用和解的口吻劝我表哥说：“强啊！你不会到队里给会计说一下，把账目改一改，少报些不行！”我舅吸了一口烟，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一口唾沫吐地下重新粘起来！说话不算话，这不是改账的问题，这是个思想问题，不讲究实事求是！”舅说罢，猛一下坐到火池边，坐得那么有力，好像一下子要把这虚气压得死死的。我心里可沉不住气啦，我还以为舅舅嚷几句就算啦，谁知舅舅把这个事分析到原则高度上去了。别看舅舅是个大老粗，嘿！理论水平可不低呀！现在我可要为俺表哥说话哩。明明是我干的事，不能叫俺表哥受委屈，我想到这里噗嗤一声笑了。笑着跑到舅舅跟前说：“舅舅，多那二百个劳动日包在我身上！”说罢，我连忙扭过头来，一下子搂住妯母的脖子轻声细语地说：“今夜都是我惹你们生气啦！”妯母先是一呆，接着眼里顿时忍不住闪动着泪花，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：“好闺女，你舅舅早有这种心事啊！”

屋里一下变热闹了，火盆的炭火更旺了，煮开了的甜酒，嘟嘟嘟地作响，好像给这个不平常的春节之夜伴奏乐曲。舅舅在笑，妯母也在笑，表哥脸对着后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在笑。我接过妯母端给我的一碗甜酒泡鸡蛋，看着那一对

荷包鸡蛋也忍不住笑了。我又想起了那生死相恋的花斑鳩的故事……

張字號鋤頭

安 夫

張字號鋤頭在這一帶很有名氣。起創這種鋤頭的老張鐵匠，早二十年就歿了。在他跟前學過手藝的有兩個人，現在都在公社機械廠工作，一個是廠支書老高，一個是張二強師傅。

秋收一張鋤。麥收還沒有結束，公社機械廠便把張二強師傅抽出來，撥給他三個徒工，成立了“張字號鋤頭”作業組，專門生產這種鋤頭，支援秋季農業生產。我講的這個故事，就發生在這個作業組成立半月以後。

那天太陽剛露头，“張字號作業組”就開爐作活了。這會，張二強師傅不在場，作活的是三個徒工。其中年紀大點的叫小劉，他跟着張二強學了兩年，到這個組才五天，就能掌鉗打造張字號鋤頭。小劉把風箱啪啪啪緊拉几下，操起鉗子，從火中抽出一塊燒到桔紅色的鐵塊，放在砧子上，另外兩個小徒工便掄起大錘，鏗鏘鏘鏘地打起來。經几番熱打冷鍛之後，鋤板成形了，接着就淬火。按照張二強師傅的傳授，根據今天使用的刃鋼鋼材的性能，小劉把鋤板燒到白熱，正要往水盆里蘸，忽然傳來一聲悶雷般吼叫：“住手！”隨着喊聲，門口走進一個人來，這人約莫四十五六歲，黑紅

四方脸，青茬落腮胡，额前深刻几道皱纹，但不显老；一对不见眨动的眼睛炯炯闪光。这就是铁匠师傅张二强。听他这一喊叫，小刘便知道是活儿作得不对了，立刻提起快要挨着水面的锄板，等他指点。张二强走到烘炉跟前说道：“活儿做到这个地步更要留神，一点不到都会走样。”接着伸手在水盆里摸了一下说：“水是清早起打的，凉，在这水里淬火，会激过了的。张字号讲究的是钢口，过了怎么能成！”说着拿起小煤铲，从炉中弄出半铲红煤倒进水盆，吱的一声，冒起一股白烟，水面上有了热气。

“中了，蘸吧。”

他严肃认真，说话不笑不恼，听话的人又服劲、又觉得乐滋滋。

三个徒工继续作活，张二强又转身蹲在门口。门口齐摆着二十张新打的锄头。锄勾像仙鹤低头；锄板像马脸，面儿窄，大壠沟；前端两边伸出两个小角，像一对虎牙，锄地好挂草；一个“张”字端端正正打在右上角，像是画家的印章。这就是“锄勾式样巧，锄板钢口好”，一个四斤十二两的“张字号锄头”。张二强挨着个儿地敲敲、看看、掂掂、摸摸，仔细检验。检验是一道关口，他把得最紧，活儿可以徒弟作，检验非他不中。

最后一把锄头检验过手，供销科的工作人员唱着歌儿来了。张二强抬起头问他：

“小伙子，你又高兴得要干啥？”

“哈，有好事。”那工作人员说，“公社商店王主任前天提走了货，今天赶早又来了。今天逢集，他想再拿些张字号去，你们又做出多少，咱们支书老高叫我全都拿走。你说是

不是好事？”

张二强說：“不假，是好事。要拿鋤头，这里有十九张。”

“十九张？凑个整数吧，二十张好算賬。”

說話間供銷科工作員已經把門口的鋤头数了一遍，四五十，不多不少。于是他哈哈大笑，說道：

“张师傅，我看你老糊涂了，不識数了，这明明摆着整二十把，怎說是十九把？”

张二强也笑着說：“小伙子，你再細看看。”

“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。”工作員又数了一遍。

“哈哈，再看也是二十把。莫打岔，快让我拿走。”

工作員弯下腰，要把鋤头攏到一堆。

张二强也弯下腰，从那些鋤头中拿出一张來說：

“我說十九张，就是这一张不能算数。”

“为啥不能算数？”

“你看鋤勾。”

那工作員瞪着眼看那鋤勾，咋样看，也觉得和别的鋤勾沒有两样。他說：

“这不是仙鹤低头？张字号的特点不就是这个？”

“不假，是这，可是低头也有低头的路数。”

张二强把三个徒弟叫出来，拿着那张不能算数的鋤头比划着說：“这个鋤勾捻得短了分半，又弯得狠了二分，粗看看看不出，不比看不出，安上四尺五的鋤把并排放在一起，斜度到头儿就差近二寸，鋤地得多弯腰，使起来不对劲。”說着他看看大家，問三个徒弟听懂了沒有。都說懂了。那工作員却說：“沒想到，有这么多名堂。”

“不假，作啥都有名堂。”

张二强用錘子敲下那张不能算数的鋤头的鋤板，对工作員說：“你不是要湊个整数么？少等一下，我来整整。”他拉起风箱，亲自动手修理鋤勾。不用量，不用比，三敲两打便成功了，拿来同别的一对，分毫不差。工作員惊奇地說：

“哎呀，这么准，你像是揣着尺子，要求得真严。”

张二强說：“不严还行，要求不严，沒有一定尺碼就不成张字号了。”

工作員說：“照你說，张字号的尺碼是死的，不能离开？”

“甭抬槓！名牌貨讲究的就是这个。”

不是工作員抬槓，而是他对张字号这名牌貨的理解，确实与张二强不同。他把嘴一撇說道：

“不能吧，刚才商店王主任还提出新样子在跟支书老高研究哩，他們說要改张字号的式样。”

张二强一听要改张字号的式样，心里一怔，这是他料想不到的。原来开工生产张字号的时候，說是名牌貨，捧得像朵花。要按他想，张字号有一定的尺碼、式样、規格，名气全在这上头，哪能随便改！他那对不見眨动的眼睛瞪得更大。他問道：

“誰說要改？”

“商店王主任。”工作員見张二强脸色变得阴沉了，忙解釋說：“人家是合理建議，是好話，是为了增加品种。”

张二强不听解釋，提高嗓子說：“张字号能有两样！什么好話，是脏行道。”說着往門口一蹲，誰也不看。这么大的脾气，大家头一次遇到，徒工們不摸底細都站着不吭。供

銷科那工作員，看着他这股劲气，倒笑了。他嘻嘻哈哈地挑逗着說：

“哟，你就是这劲？”

“不假，就这劲，张字号說到天上也不能改，我这是为咱們的产品負責哩，除非生产的不是张字号。”

那工作員看这陣势，觉得怪沒趣，对小刘他們挤了挤眼，背起二十张鋤头走了。

工作員回到供銷科，商店王主任还正在和高支书說着修改张字号增加产品的事。王主任說要按枣树岭群众的习惯生产什么样的鋤，要按沙河湾的土质生产什么样的鋤。工作員說：“你們說的都是理，张师傅不跟着你們的理儿做也不中。”接着他把剛才遇到的情形学說了一遍。末了說：“张二强是生就的鉄匠，那股强劲像鉄疙瘩，太保守了。”王主任也說：“沒看出，这人手艺好，心眼却死。”高支书笑着摇摇头。张二强啥想法，支书老高心里清楚。他說：“张二强这人，有时候你看他保守，实际上并不保守，有时候看他钻牛角，可是他不死钻。张字号作业組刚成立时，全厂哪一个領班的师傅不羡慕他。最好的徒工給他，最好的家具給他。可是他，两天沒有生产出一张鋤头。說他保守，不是。他用两天時間試了五种鋼材，每种鋼材烧成不同的火色試打了三次。摸住了材料的性子，定下了操作規程，才正經作活。要不，张字号的鋼口能那么好？你們可記得生产麻袋錐那回事？报纸上剛介紹了那种打井工具的优越性，枣树岭大队就来訂貨。厂里要他生产，他說干不了，沒样子，一堆困难，咬死理不干。后来让打井专业队队长給他說了枣树岭的旱情，算了打井队的人力賬、进度賬、农时节令賬、庄稼收